

西
臺
漫
紀

西臺漫紀卷之四

檇榆子海虞蔣以化仲學甫著

紀余心純

予未宦時極誤愛于嘉善沈惺吾父母渠極目
望予一第予每寤下成一稿沈隨作一稿相和
蓋歆予發憤下帷是年合予文并刻宦中稿情
誼不啻肉骨云予不第宦楚孝昌沈轉河南信
陽州兩地距二百里界壤相接時時遣奴問訊
憐予宦地刁險多所孽畫思為予改地業雖中

止而情誼蓋諄諄厚哉沈旋以信陽調無為甫
一載而病瘍不起矣傷哉痛哉無子無家復無
官遺一寡夫人焚焚無倚日被諸頑弟逼逐伊
父封公庇其子凌其婦夫人幾不聊生余每念
之若割也恨不得官浙以報沈又恨沈無遺孫
可報思欲周其夫人而地遠未遂會一日過嘉
禾謝同年袁醴臺聞嘉善令乃楚人余心純號
葵明向予官楚時葵明未第署某諭過孝昌予
頗厚其出疆稱一面者時葵明以聽考寓郡中

予先持東求面思欲懇伊垂眄沈氏機甚偶也
豈意蔡明佯許而竟夜半解維去乎隨遣役齎
程金束贈予豈索金束紮却之不受嗟嗟沈之
無緣乃致余之無情楚人之薄一至是紮問府
去沈氏宅不三十里許急遣一介挈舟裹金往
候夫人少展予心獨奈何無縣公垂眄一舉為
快快耳予旋思之得余令一面且不易致以彼
之薄即予諄諄相託畢竟空談無益也予因蔡
明之薄而追教予生平遇舊交舊識負屈罹危

者忘寢食應之不倦即未易解脫轉相委托以
扶之乃知予抱此熱腸徃徃皆過舉也今以後
當思易前轍革前迷而求自逸自安以娛我晚
暮毋役役專徇人勞已矣明矣明其我師哉笑
而記之時戊戌夏日在嘉禾舟中也未幾而蔡
明竟死宦邸奇哉惜哉

紀魯文川

孝昌有魯文川者揚郡丞也其人素長者魯有
長子某前出次子士涵繼出魯昵繼而畏之即
心愛長子亦不敢先次子屢任州縣相隨宦邸
者以次不以長也長亦安之長且善酒能詩磊
落不羈事父甚孝雖別室異居一不以染其父
繼蓋秦越之久矣父赴揚分署瓜步橐稍饒曾
捐五百金為長子援例然而非繼意也忽魯病
疽不起繼謂蚤令之前子知橐必不專吾子有秘

而收其橐先投一舟抵舍封識之徐以病聞前子用緩其行長垂涕往而不知父已捐弃久矣繼仇前子久禁不令同舟憑棺相傍止發一小舟往一夕忽颶作小舟輕蕩長竟投水死求屍七日不得繼固怡然而弟似不為意余在孝昌知長子孤孽重憫之初不知其死于分舟也及覩長子妻挈三遺孤哀哀求訴似欲食姑之肉以報夫冤者余慰解之力追四百金給去涵若以為天禍及兄何仇弟乃爾余謂繼不減祥母

朱而汝豈曉哉余以覲事星入都留一案以往
會太守黃赴任究其事盡搜所遺田房器皿積
蓄蓄悉以給三孤以重辟坐其弟即繼亦不少貸
邑無不稱快至今獄未結云嗟嗟長為人子也
何至為繼所仇畧其財扼其命彼欲私所生而
不知適禍所生長死汨羅若潔而遺孤又得全
收其產不賢于死囹圄者乎然丈夫剛腸有幾
世無不墮落後妻計者罪又在文川矣

紀葛賢

葛賢吾不知其為何如人意必一機手也我吳
市民圖籍田業大戶張機為生小戶趁織為活
每晨起小戶百數人嗷嗷相聚玄廟口聽大戶
呼織日取分金為饗殮計大戶一日之機不織
則束手小戶一日不就人織則腹枵兩者相資
為生久矣先是稅監孫東瀛一不派及兩戶姑
取商人出入之貨量權以辦蘓稅我吳人人一
口誦德而棍徒某某思欲冒不權之利以此二

業從史孫公孫垂老矣不喜事姑漫批之棍徒
計得也揚言母機所織者先稅後賣其說盛傳
吳中而東城為之罷織小戶相向錯愕以為死
旦夕耳然與其死餓孰若死俠於中葛賢者素
抱俠骨遂為戎首率百人相闕城隍廟呼神死
誓曰吾寧拚死救此一方但當死清白汝輩勿
染一錢尺帛不殺棍不逐孫不休先擁眾將鄉
宦丁氏縱火焚其閭恨其出母錢貸棍徒入稅
府也旋蜂聚稅府前欲入門為博浪計縛棍徒

立斬者三人徒手相搏如入無人之境府縣衛
所縮首杜門城門晝閉內外隔絕孫公微服間
道逃去武林八日而羣黨始散賢遂挺身投獄
求死絕不蔓及一人聲傳都下以為吳真反也
吳少年不諳事體以為何物葛賢乃爾仗義驅
貂璫滅勢宦殺棍徒如反掌無不義而壯之相
贈以文相餉以盒者無虛日真若荆軻聶政復
生者然官府依阿於衆論姑款之囹圄中不深
罪也但此風一煽吳必多事矣脫遇灾傷警變

惡少年聚衆呼群操戈相向籍沒良善抄掠無
辜視為故常官府之力誰能禁之此真反也非
賢為之嚆矢哉或者曰方今奄人煽殃充斥宇
內靡不欲嚼吳之肉得此舉而奄多縮首矣賢
可少乎又曰驅勢璫如小兒令賤戶微萌舉得
安生復業賢又可少乎余以為不然也人覩其
小余覩其大人幸其前余虞其後譬之藥籠中
烏頭附子豈不霍然去病而使病夫元氣索然
柰何今孫公畏吳如虎已告老去矣驅一賢者

而易一不賢者羽翼爪牙豁壑難磨橫劫無筭
賢亦何利哉吳中扒吳之當官者念此當聲賢
之罪而磔之市中俾群黨有所脅息庶乎悍少
年知所畏避而可救其半也雖然以孫公之賢
以吳民之弱而猶不免以訛言成大恠幾至魚
肉焦爛涓人為患可勝道扒又况一賢死天下
豈無葛賢乎奈何

主上之不幡然也

紀楊張姻事

余令孝昌入邛子郡獲交楊張二先生楊諱止
曾令吳江歷官至方伯歸休有年張諱某任兵
科都時方赫奕勢隆隆不可嚮邇揚年七十幼
子齠欲聘張藉為奧援張初欲允之夫人從旁
呵之曰安可諾為老人婦重累吾女耶且求張
姻多楚中豪門年少張益遠遂不許楊愀然不
悅累金齋篚列求張諸戚祈為好語相勸張不
得已姑允之然非夫人意也方聘日忽報張暴

起心疾不移時仆矣衆方憐張而間亦多為楊
悔者楊獨自解曰豈吾兒命薄乃爾耶不過重
吾老人累耳反極力護張之後時有起而訟張
者楊多方居間立解其訟楊固厚德而張藉楊
為門戶障者差不少是秋楊長子復登登榜而
楊之庇張且長世矣嗟乎楊初聘張以為七十
老翁旦暮莫保耳謂張日方東升輝照何極不
意壯者夭而老者壽樺禾立槁枯楊叢生天可
問乎哉蓋人恒以其常然者必諸天而天多以

其不常者示諸人人窺造化之粗而不知造化
所以顛倒人間者闇莫能測也脫張不諾楊安
得同里先達轉相護庇乃爾耶近接陳揮使云
楊翁八十尚矍鑠健飯夜半對客奕且好內楊
之有年其張之金湯也哉天道反復人事難量
人之淺矇肉眼毋徒衡量目前可耳

紀回生

張憲副克文兄水部克文憲副
病死越十八日復生別有傳

張憲副回生事余廿年前曾得其說于先大兄
後觀其刻行于世嘖嘖驚嘆以為奇諸縉紳先
生研求講究於幽明感格之際亦詳執乎其言
矣顧余何能勦說贅詞以加于諸縉紳先生之
上哉余抑又有說焉夫天下之生生死死者何
限生而死固未有死而生旋死而旋生亦未有
死久而得生奇哉憲副之得于天者厚而感于
神者異也夫天之生人也生其氣也余先大兄

與水部君為同年生稱莫逆每道水部君之厚
德足冠儕輩而水部君觀憲副君之死僵而不
甦乃不有其氣而咳唾精液已出而與憲副君
浹洽流貫者累日氣息之斷而復續者水部君
之氣延之也天之厚人也險而復其常者為厚
之三而水部君與憲副君本一氣流通而乃捐
身相屬天固已格之矣天無言而神代之言天
無為而神代之為則我繆侯者又天所命為將
吏而日行宇內以偵天下之善惡而禍福之者

乃水部君之一念精誠悲哀舍生之誼適觸而
富之則神未有不効其靈以顯設于溟漠之際
是神也亦天也天不以井廩之阨止霽天不以絕
糧之阨止孔子天蓋視其德之盛而曲以全之
也憲副君之善已出自天植而水部君友于篤
愛之義兩者交合而天所以呵護于享壽者固
已大費其幹旋而神特為之効靈焉耳若人死
而必生人久死而必得回生此宇內古今所必
無之事而可槩望於天也哉然則水部君何以

天不祐之使長世而遽爾摧折此夫頽天矣而
垂德萬世天之所以壽之者固不在是精莫莢
間也水部君之孝友愈久愈芳歷千百世而不
磨滅天之所以厚之者豈在下年卜世哉况憲
副君之功名事業將冠宇內而溢九有夫亦水
部君之余氣有以起而振之水部君亦胡以稱死
哉余兄弟獲交于憲副君兄弟間最久不能無一言
以紀其異余愧涼德不弟無以上通于天默延先大
兄之余筭視張氏之高門令德不覺顙泚矣

紀萬烈女祠堂

乾坤間之正氣臣死忠婦死節女死烈死等耳
似亦有難易辨焉夫批肝逆鱗碎首剖心難矣
然有爵祿以縻繫之榮辱禍福以隄防之亦或
有所激而死也截髮斷指毀形滅性之死靡他
難矣然平居則深閨嫵婉臨難則榻前盟誓亦
或有所結而死也彼孱然女子塊處一室未覩
兩天誰激而誰結之哉則女之死烈猶難之難
也余睹劉向烈女傳其以未嫁稱高節者僅羅

女靜翟女素其他皆落落如晨星矣不謂孝昌萬氏死烈事甚奇固青史之所希觀而古今士女之翹然者也彼其夫病則病懼失所天夫亡則亡懼二所天雍然視死如歸真見綱常為重軀命為輕凜凜大節談者令人舌縮汗浹余初抵孝昌縉紳父老子弟次第來言萬烈女事甚詳余猶謂里中人華其事而或有飾說以聳聽者已而核之通邑詢之黃髮歷之四載嘖嘖稱奇者終始無間言余始作而嘆曰有是哉可以

風矣夫萬女之為烈也

朝廷旌其閭藩臬諸大夫顏其門邑長令拜其墓表揚極矣顧不設之專祠不建之通衢不令四方之人一瞻拜則何以表孤貞而勸澆俗乃於壯闕隙地聚材鳩工建祠設位以垂之永久一時廟宇聿新而四方士女過其宮而低徊感動於其中賢者益思冰蘖其操即不肖者或能祓濯其故而圖以自新未必非此祠之助也說者曰凡祠之義能捍大災禦大患勞定國死勤

事者並祠之而祠及女子何為哉不知國家報德報功之典伸天下忠憤激烈之氣其利益于天下也大國家移風易俗之教能令四方默回行而嚮道其利益於天下也深固皆祀典之所不廢也嗟乎以萬女之烈而脫為丈夫身則死忠易脫為婦人身則死節易彼其死於烈也不有難於死忠死節者哉祠成余為之紀其事而勒之瑣珞以告後之采風者且能繼劉向而傳烈女母使獨艷羅翟二氏女

紀陳節母

余邑二陳先生並以名卿世其家家未饒獨太湖公以別駕拓遺業家龐龐起有子諱某弱冠蚤世時太湖宦嶺南獨孱然一媳撫遺孤形影相吊媳素有操持家政井井艾年忽背兩天幾欲相隨地下宵書抱孤泣曰奈此一綫何且翁遠宦未歸脫我死而家籍總總誰托而誰紹將無令陳氏世業蕩無存乎計不須臾翁歸也遂却脂如素坐卧小樓足不履地晨夕課子口

喃喃誦彌陀未幾翁歸不五載翁亦捐弃矣時
方強宗侮外黠奴窺內諸佞纍纍如貫恩者反
面仇者甘心乃以奄奄一髮當之鮮不仆矣夫
人挺然肩巨任隨事擘畫擇先世老奴可心膺
者某司莞庫某司筆札即稍乾沒弗較如喪挈
領如射挈鼓不數年而家益起取舊廬鼎建一
新之燦燦稱我邑名第無兩諸所難撫之宗難
馭之戚宛委曲處即號丈夫者不逮一子如掌
珠遇之不嚙嚙媿媿旦暮命隨嚴傳稍嬉必捷

之兒目其母縮縮跬步不敢越以此學日就聲
起黌校不數載捷南宮鄉閭嘖嘖歸功賢母夫
人聞報喜慰曰陳氏其金甌乎我可見夫子地
下矣然不敢恃為福也益推所余瞻內外黨佞
西方施捨遍頭陀蓋佛室塑像輝煌不少恠夫
人出自名家警敏曉書義諳女範而猶於金珠
綺縠中姑以佛自澹云嗟嗟節蓋難言哉茹荼
啗蘗抱苦歷辛不知幾歲月彼衡茅草莽中固
難而豪門華胄尤易搖動如華夫人者不尤難

紮彼為說者以垂瑜擁衛易為節而褒旌所及
徃徃先孤約而後溫煥然則嬾節臣忠一道也
責忠臣必筦庫候門乃可而端揆大僚即剖心
非是耶余聞秦皇築臺封寡母青青蓋富埒梁
實崇愷者豈終謂秦法不足訓歟

紀張孝女

夫孝百行之原也世之具鬚眉號丈夫者談道義說詩書誦法孔子多所觀感激發尚不知孝為何物而可責之孱然女子乎女子守在閨闈耳不授師資目不習史翰即敏睿者未必深識乎綱常倫紀之要况年少去孩不遠乃能奮然捐生救父如張給諫之女令人斂服驚嘆不已焉余巡天長閱邸報中見臺臣溫如璋上言為已故禮科給事中張鳳翔病危有未出嫁女元壽

姑年方十五痛父不保日夜祈禱願以身代知
割肉療病遂割左臂肉五塊和藥奉父父當啜
食精神稍甦口念活佛在也父雖未救而本女
次日先殞矣

上念其孝允所請付所部議旌舉朝嘖嘖以為
奇夫孝可回天日誠可格金石此宜有神物護
持給諫君當轉危為安乃其父子同盡豈其數
遭陽九鬼錄不宥即天神莫可誰何乎嗟乎此
亦論其常也必子孝可以存父則大舜曾參閔

損之父可勿死矣此女惟知不有其身以存父而亦烏能必其父之必存然豈待割剗時不有其身哉當父病革時不知其親湯藥理穢漉者幾晝夜候寒燠動醫禱者幾晝夜知父不保或剗肉可療而漣漣慟哭者又幾晝夜當其操刀下割時父危是痛斷肉不痛父壽是祈身壽不祈父命是危身死不危汲汲乎計策無所之以為非此無以療父也賢哉孝哉奇哉卓哉彼閭巷庸劣之女將筭而懷枕算計資粧卑之無

論矣即不然而父病心惻父死哀毀者亦足稱
賢孝詎能如元壽之不有其身以救父哉此不
惟庸女覩此可愧賢女覩此可範彼名丈夫而
忍魚父羨忍絕母裾者視此女可掩衾長媿矣

紀吳賢母

余邑世家吳氏素饒於業艱於胤見吳君弗子
蚤世且無昆季可托脉不絕如綫矣母陸夫人
垂白八十老不任事奄奄將盡元配范挺然肩
巨擔衆多危之謂旦暮莫保也其間強宗悍僕
環而攻之復環而伺之且徭役踐更歲不息肩
東補西支左彌右縫即蹄為男子者難之矧一
孱然媚女乎余與吳世善曾出力相援者不下
數遍然終外人也范首擇其應嗣者立之嗣配

稍不檢呵而出之易名家女為嬾姑嬾子母相
得甚懼延師友課其子中外井井范且有雅度
稔世情首結豪夫人三四輩叅禪禮佛出入並
轡若姊妹然朝夕盤飧饋問相繼一有急羣夫
人起而極力保護之強宗悍僕覩外援若金湯
喘息莫敢誰何遇佞至累微金相贈脫去若洗
即不脫而所撐持不少懾視後輩以科第奮起
者厚施以結其內再起而再庇者接踵矣譬若
射有彀斗有柄市有壘斷范了了邑中事先已

握其樞矣及姑死殯葬禮節若賢孝子姑執手
長訣謝曰我得賢媼勝有子矣營墓以葬所天
封樹堂室結構鉅麗一不減豪門離所天廿載
餘門第堂與鮮潔如新且自誓云我世家女世
家媼不能偃僂易矮屋居時亦無有起而垂涎
之者余告歸五載覩吳夫人間關拮据狀憐而
壯之謂毋論女婦即丈夫子弗逮云余因以太
息同里有殷副郎者家萬金程別駕蓄積不下
二萬並有子某某為太學生為庠士父骨未寒

舉所遺業蕩去如洗吳弗子藉一夫人延述二
十載堅守弗墜脫三鬼有靈相遇夜臺間談家
事殷程必首恨二子而吳且怡然嘖傲矣又何
論有子無子哉唐人云健婦持門戶勝一大丈
夫信然信然雖然必賢如范乃可勝有子子稍
賢又安可不望其長世而余特劄論如此云

紀內助

余為孝廉時與徐鳳老有葦誼鳳老素厚鄉曲尤厚所親一日徐蒼頭山姓者引一浙之揮使持五百金詣門請曰某也法當革累多金祈為某居間之其一官得門下數行可復也時鳳老撫兩浙已按律褫其職矣余書生易動而又逡巡遲疑於禹江計達之必阻不達之而先發一函必憾山不然曰發而後達未晚也余莫能決退而謀余婦徐孺人孺人委婉阻曰縱彼父子

遇我厚他日何以相報不熒而法吏不赦空函
取媿矣且若不結徐姻而結他姓何所覓金乎
余出而直拒之山與揮使並怏怏去後余取選
孝昌如隋土荆榛林莽日與猛虎毒虺相親而虞
噬及者禹江念此呼余兒璠私囑曰某入銓部
與余家善當累多金代壽可藉以轉南曹郎脫
彼苦海急之勿失此機也余璠兒沉思久之以
為吾父一生氣豪不佞首下人倘藉徐汲引為
京曹縱禹江不言諸徐謹然以為是官出自我

門者將生平何乃為好語謝之後家書中開以
示余余推案呼曰真吾子哉徐不失為厚而璠
卓識乃爾度越凡兒矣嗟乎名利人所易動也
况兒女輩多沾沾目前者婦計其後何劑而子
懼官出因緣非豪所以成就余者遠且大余平
居多內助自轉西臺予告歸璠已化為碧而孺
人不二載亦弃余去矣傷哉痛哉今何所藉以
寡吾過哉嚮以為鄙事不及墓中石紀此以志
吾感云

紀朱二孤

余乙未入臺秋納朱姓一妾此女婉睿賢孝稱
父母俱喪有二孤弟伶仃無倚泣漣漣下余姑
憫之而未有以計也携妾還南遲之七載辛丑
復携之入都二孤來叩長年十六周游戚屬家
出洒掃力以餬口少方十二已售之張內相家
為奴矣余謂父業若何二孤亦泣下稱父為光
祿引頭歲可得崇德糧戶五六十金用活數口
今被惡親蔡某攘去抵張內相家廿金已改父

名另僉某某代去矣又問父母葬何所汝姊欲
洒一盃於墓上二孤益泣下曰已被惡親斬去
丘木計將掘尸轉售矣余痛而咤曰京都大地
何物欺孤凌寡與籍沒何異乃使塚中枯骨溝
中餓草遭毒被害王北遂與中城道長姚羅老
訴其事姚力索此惡得其罪狀余據其批旋與
光祿卿王帶老巡視科臣田博老臺臣嚴雲老
極口聲其冤諸公怒髮上指相繼批改原名呼
二孤之戚曰楊曰蘓代其役仍命出廿金歸張

內相追其原契身契張以為璫也何畏官家猶
然負固不服此必蔡唆之也時與司禮少監蔣
君朝有一面藉蔣之力索張璫長跪領銀退契
而事遂帖息矣夫此一事也初經中城御史成
招再經光祿卿批改又經巡視科道查革未又
經司禮監追契向非御史力及余與諸公善詎
能得其電發雷行若是批頓使塚中之骨危而
復安二子藉蘓楊有噉食所不至流落溝中余
性喜援人于急矧又關小小瓜葛且不負朱夫

婦生女之恩云

婦生女之恩云

婦生女之恩云

婦生女之恩云

婦生女之恩云

紀胡義僕

金峯先生徽歙人余同年友也辛未與先生計偕北上相去百里許遙聞先生失水余停舟亟命蒼頭轉視先生并出帑金助之先生知余非悠悠行路者以此遂交好熒先生則長厚坦率人也口雖詹詹心則惻惻無論待仕官親知絕無城府即以視僕隸下人無幾微驕亢不平之色辛未成進士初官縣令再選南臺旋丁內艱轉壯臺差按廣西偶以小事忤江陵意左遷貴

州僉事駐畢節四年不轉即轉不過以原官加
苑馬少卿仍理畢節事耳先生以此鬱鬱不堪
一疾不起時襄其後事者余友見溪王君判畢
節多不負先生身後云先生初憚路遙不携乃眷
念子幼不率子蕭然逆旅中涼涼止二蒼頭為
伴主僕若相依為命者然及病劇一蒼頭泣而
語曰天救我主乎不爾踽踽夜臺誰忍我主獨
行無伴我愛我生如我主何死之日兩蒼頭交
頸環柱長號幾晝夜聲徹數里行路靡不雪涕

遂使一鎮為之罷市其一則從容視其主殮含
畢夜半悄然以一衣帶縊死柩旁視其尸若忻
忻以得奉主為幸而絕無一毫畏死慄淒狀偉
壯哉時鳳洲先生為滇中大叅聞其事嘆僕
之忠義為文褒之比之春秋程嬰程嬰云鬼方
之人感先生之德壯僕夫之行立祀以廟貌先
生而以義僕配享之世為蒸嘗不絕焉夫臣死
君子死父妻死夫均死耳然各有所念也僕夫
之所念卑卑不過廡養微恩而胡奮不顧身視

死若歸如是哉不知物性忠義猶切報効而况
僕夫亦具鬚眉為人類者乎移此僕為臣必忠
無難剖心移此僕為子必孝無難待烹移此僕
為嬖必烈無難同穴總之天地間正氣所值偶
墮落為人僕耳既有弁州文可無贅此余特表
之非徒勸天下之為人僕且以風世之為臣為
婦者母甘心出此僕夫下也

西臺漫紀卷之五

搶榆子海虞禱以化仲學甫著

紀先塋

人非出之空桑誰有不念及祖先丘墓者至於
身所相度手所種植心所結構若我小山之先
塋又烏得不要寐羨牆之也余家自高祖而上
墓在西閔自曾祖而下墓在邵灣當先中憲捐
弃時念舊墓不能容與先大兄斬焉在衰絰中
跋涉兩山者累月不能得一抔土晝夜皇皇不

寧忽舊戚施君恒齋談及小山有一地頗吉原
自古塘王氏典賣與嚴學士家督某某今王氏
微而嚴氏盛夫安能啓口稱贖乎倘出價歸之
亦稱吉壤詢之形家某某與施君言合我兄弟
遂挈王氏諸子往叩學士嚴翁訴其故嚴翁素
長者且薦姻誼愀然曰奈何以未地故久暴爾
翁骨乎急呼家督某某示之曰汝一小夫得壯
山李氏地足矣何得又畧南山王氏地乎隨即
批斷回贖余兄弟具原值付王氏子姓贖歸此地

而東西小路逼窄復山厚價購之居然成一新
塋為小山之脉也乃擇吉葬我先中憲以余先
母朱恭人衣冠合葬焉不數年先大兄不幸捐
館先嫂周恭人憑棺泣曰新塋最遠即一盂飯
不能便洒墓下命二子復營北山卒尚書廢宅
為墓余乙未請

告南還覩小山之塋屋宇狼狽松楸彫落蹄嗟
不已命家僮捐二百金改建一新松栢隨隙隨
補已而忽思曰是塋我兩兄弟拮据所創今獨

歸我怍怍不安先是

旌表貞節祖母祠堂石坊等在城中西隅六自
我兄弟同力鼎建向係兩家管守今將此祠地
坊盡歸瑜珙兩姪而余獨承祀小山之先塋矧
改造不貲之費先已獨任是舉庶為兩便衆弟
姪僉以為宜遂各領原契而各自承受焉余寒
門尤弟子姪往往重孝友輕薄產即先大夫所
遺一居半是余所構造先大兄復出厚價給諸
弟而余一椽不敢受不似他姓他人孳孳爭銖

兩較毫末者等也顧今承受此塋我元配

勅封徐孺人葬左昭我兒國璠葬右穆用遺我
子孫世世管守衆弟不得槐越尺土以亂昭穆
以干祖訓以負先世克讓之誼余所痛心者獨
我先母朱恭人於我先中憲為賢配有內助之
功於我先祖母為賢婦有泣血之孝於我兄弟
為賢母有生成之恩不能同先中憲之穴而僅
僅於汝州公之旁廣不踰六尺為歸藏已亥象
所聚結從形家言不敢輕發余每念此愀然忘

生何忍賢孝勤勞之母既不得生養之死哀之
厚葬之將抱此終天之恨乎雖具衣冠庚甲同
繼母湯恭人櫛比以侍先中憲而骸骨終為各
天也余每春秋登汝州公之墓則痛先恭人之
未啓登先中憲之墓則痛先恭人之未附淚每
懸河也倘我先恭人有靈隨衣冠庚甲之末而
英爽時附新塋則我父我母依然夜臺相聚則
余兄弟向所相度所種植所結構者庶無憾焉
而亦可少逭不孝之罪也已作先塋記

紀贈典

夫人非病狂喪心大逆無道者必不簪紱其身而韋布其親彼青衿士老于庠校無能獲一告榮所親已矣入仕官而或以簞簋敗或以註誤敗即不敗而或不及奏績者舉無能妄希一命以為親榮亦已矣未有若余兩沾恩典而不一及其親為可痛也余初仕邑令三載奏績獲賜封及二親會先大兄以四品贈及父母不當以小加大令典所禁朝制凡人父親為某官無論

大小子貴可晉階一級倘以子貴受封七品不能踰四品禁弗予今年壬寅年遇新

詔凡大小京官舉得給文告榮親余忝為中臺執法廢官不過郎品不越七依然守成命僅以文告及身與妻竟不贈父母如初余轉痛充切悔不漁樵其身矣舉朝士大夫無不以貴其親為快余薄命人也甘心內遜之獨所謂警郎者出錢千緡揚揚策馬長安稱得意矣循然制勅皇皇焚麻松丘以為泉壤光余辛勤數載無敗

官箴不桂吏議得有今日然何嘗一日不為二親計也今已矣下不得如警郎之顯親而中翻為老青衿所竊笑能勿痛哉能勿痛哉且同為人子也先大兄於我二親初貶封郎署再加贈大夫子職無憾矣余顧非人子乎兩獲封而若路人我父母然生既不得竊五斗養之沒又不得借一符榮之如子道何每一念及腸幾斷也或者曰三品可加贈一級且姑待之然余老矣已倦游矣付以待後人焉可也

紀先祠

我先中憲公之有祠也非自余不孝始也先大兄自廣平轉閩臬便道抵家為先中憲度地建祠時有道流以虞山北麓隙地來售余兄謂我先中憲生平喜山水今得祠於北山之麓慙先志也遂往陳情於按君李雍野得其帖允勉構房數椽率我兄弟子侄羅拜於下而祠之旁有一側室先大兄時時避囂於此是地與先賢言公之墓遠而無涉乃言氏子有冒濫衣冠某者

素無行向欲謀得此地為業見余家鼎造一新
遂假侵占先賢墓地為名妄告院道希圖空手
得此數椽也先兄時已弃世余遠宦楚中謂三
四青衿可唾手嚼耳時設君陳岐岡心謂既經
告憲造祠何可妄議更革而縣公某挾有微隙
語語左袒於言時瑜係有志有識謂祠堂之建
所以妥我先靈而犯此惡孽歲歲告爭無已遂
覓壯夫一晝夜拆徙殆盡移我父之像暫侍先
旌表貞節祖母之傍會家報述及楚中余唏噓

悲歎者久之恨我力綿薄不能庇及一祠使我
先靈既妥而復播歲及壬寅余待罪兩淮廵及
淮上忽一感觸念及此時此際力可稍裕而不
為先祠計如我父之遺像何如我兄之遺志何
且也余父母同極之恩均餉我兄弟獨我兄勅
令長樂貶封我父以文林郎再守廣平誥贈我
父以中憲大夫龍章炳耀輝映後先而余業一
官先後以制壓初得縣令貶封再得御史勅封
奄奄束於中憲四品之贈而不得焚一麻於松

楸墟墓間可痛也遂出金辛千有奇度一地隣
我父舊居者鼎造一祠令我璠兒遺孽世奉香
火以慰我父兩楹之示且以肅吾兄未竟之志
矧我曾祖汝州公已建坊矣我季祖母貞節已
奉

朝命建坊矣我大兄有專祠矣有坊矣又得俎
豆于黌宮矣而獨使我父之有功于蔣氏者乃
冥冥無聞乎余嘗仰而思曰我父以孱然孤子
奮起元宗為名儒向非我父誰以衍皇父之遺

經乎非我父誰以成祖母之大節乎非我父誰
以陶鑄我兄弟之微名乎非我父誰以繁衍我
蔣氏之瓜瓞乎夫人有功于國則國家必繪圖
之凌煙之以世其功人有功于家則子孫必肖
像之專祠之以世其澤且余半月清夜中兩接
先中憲於夢無非為宗祀計而若忻忻於此舉
者余敢不孝不弟而上無以慰我父冥冥之望
中無以弔我兄未竟之孝乎或曰一祠之建土
木云耳亦何以報罔極而人子之孝怨不盡乎

禴祀蒸嘗間也不知割股廬墓非不稱孝然止
及我親一身似非所以垂久遠永孝思是祠二
成廟貌幸新我子我孫我曾我玄朝夕過我父
之祠起而思曰是我先靈先德儼然在也讀余
文而思曰是我世德世孝弗可以隕墜也倘不
幸而不肖曾玄有隳此祀典塵視之不令煌煌
若新者尚仗我父我兄之靈陰擊之以彰大不
孝之罪而此碑此刻亦或我蔣之天球大訓云
作祠記

紀感一

克庵先生以中臺執法出撫三楚先生清介絕俗所馭諸有司不法者黜無宥余任孝昌稟稟奉法惟恐不當先生之教戒先生觀孝昌政心善之批詞有度越一班之語及以經文來取詞旨甚溫若素受知於先生然者余以為吳儂而先生聞中先達安所介紹乃若是扒心竊起之及余入覲過武昌又飛馬索余所說詩旨辭中有素有詩名之語豈以我吳人習唐瞿二先生

正脉乃爾耶又不解所謂至二載復命褒然以
余列薦剡中時方有撓之者先生獨曰孝昌乃
有不開薦而開獎者豈其有忌之者耶此語自
道轉聞於余而余益不解所謂余遣伴以瓜期
報部取便投一柬而先生報語曰好為之他日
當為朝廷耳目無疑余以先生為漫語而不知
先生以重望入京衆謂先生採楚材何若而先
生獨於縣令中首舉余姓名時冢宰立亭孫先
生與先生同鄉道義相結有年雅重先生獲聞

其說已識余姓名於屏矣會乙未今上允考選
之議而余以涼薄遂與此選人知立亭先生不
拘資格濫以菲材充選而不知克庵為之地者
久矣及余入京朝夕候先生於清衙淡署中諸
所不講而獨於節義文章娓娓相勗即筐篚小
小為贈而絕不一收且曰四海相知惟道義可
久勿以此溷我也會余遭長子之變哭不成聲
先生憫余而繼以哭更慰之曰可速歸以怡
愉此身立懇當道俾余亟歸不數日而得出長

安門矣先生不惟善余之進且善余之退也向
微先生之力遲徊半月主上忽下令勿予告而
余安能徜徉故里如茲久哉則余之感先生知
遇者當不止引薦一事已也及余暮夜往別先
生以歸值先生稍不豫進余於床挾病舉手相
別乃言我未第時讀二難文知椎飛已久何乃
述邈仍逐雞鶩耶文章聲價奚足憑哉又朗朗
誦余文不倦余笑答先生曰弟子以不得取一
第為恨文悞我也乃悞先生耶先生又云今何

卑卑論一第乎。紕直將此官報効。明時為朝廷
重臣耳。矣時已漏下。相與唏噓。而別嗟嗟。先生
動以道義勉余。則先生之拔余于草茅賤吏中
者。又不止區區功名小事矣。愧何能展布以無負
明時無負先生之教乎。紕則在余所勉矣。

紀感二

余初非本庵楊先生門生今稱門生者感恩而荷先生引誘也先生係伯兄薦主己丑伯兄以太守入覲余亦計偕往先生對伯兄曰舊覩同登錄有昆季尚未第何在乎伯兄答以弟某在京就試時先生有倩以上春官先生又謂伯兄曰得南方之文數首以開余婿之蒙可乎願令弟持文相示言之者再伯兄諄諄命余挾文候先生時先生為滄場尚書晨謁者不下百餘員

獨命余先入幕將所為文品騰之先生自誇曾
督學大梁所許可者皆授魏科去若沾沾以得
余為幸時有一方伯某某繼見先生而先生即
稱余兄弟皆門生余不得不如先生之命遂以
老師呼之嗣後來拜來謁不絕望余甚溪而余
之命薄是科又落孫山後矣將歸走別先生而
先生又挽余曰兄弟並進士固佳然造化多忌
之我家可鑒也官不全在一第何不乘時取選
毋徒兀兀老博士為余遂決意候選而先生不

以余不第異視之請席繼粟款款如前余得令
孝昌耻見先生而先生呼余示曰若知令難乎
若知令孝感尤難乎余家老祖以少年令祥符
名隱隱未起全藉先達某某多方薦拔得為某
科給諫我子孫尚祠之家廟今此事在我何難
道府節推皆不可無一書特達之只兩院俟其
候問間我隨於柬中相托不棄也余領其諄諄
之教方一月領憑將出京為先生弟子膝前止
一愛女病忽仆矣方閉門痛哭余謂何日得領

書豈我薄命無緣乎遂巡具帛入吊先生執余
手涕漣漣若懸河謂余業當出京矣我書久已
就急呼家督取四稿面授余即哀苦迫促中又
諄復誨余為令狀若父子家人然語語無非肝
膈余拜泣以別竟出京赴任而先生於藩司入
楚者靡不呼名相托雖不聞撫按之書若何而
意先生亦不爽矣及余赴孝昌少緘俸資為先
生壽堅却不受獨喜受吳中食品一二而隨書
隨誨即余親授業者所不逮余壬辰入覲先生

時已晉大司農掌天下財賦事如蝟毛衆中遇
余藹藹如初喜余多薦剡沾沾謂內臺可望及
余乙未再覲時已得與選余在旅邸中諸京貴
謝絕不往先生獨乘閒肩輿入邸執手慰勞有
喜而欲舞之狀中間所揄揚品顯者皆余所不
知即先生亦不絮絮示而余已得其槩矣余入
臺相與半載真率愛護比家長之遇子弟無間
先生始終之恩詎忍忘哉余已亥請告在里中
忽先生之訃音至矣痛之痛之恨不得憑先生

之棺一長號也余縱不能祠先生于廟而有心
有曾無刻忍忘竊觀域中大老豈無一二有面
者而非財不親非勢不結一視所畏豐歎以高
下其情賄不至甚且有下石焉者視先生何如
人哉恨先生弗子無可補報或俟余來世効犬
馬于先生不爽也雖然先生德澤布宇內功業
滿朝廷所以不朽先生者無限即弗子何足為
先生恨云

紀錢崇

夫人生非分之利可倖得乎。訖蓋若有冥司主之而不可強者。尉遲公之庫金。趙衛公之左藏。當二公微賤困頓時。鬼神已呵護待之矣。故劉孝基之還財也。得為神。張生之捨財也。得為仙。林積劉留臺之返珠還金也。得富貴長世。其子孫豈非天帝冥司旁睨竊窺而神之仙之富貴之。訖余與水部顧君同莅秦郵。彼鑿鑿稱兩事。皆以盜財匿金。故官司所不能究詰。而鬼神泄

其靈異以明冤雪恨于昭昭者如射覆然乃知利之害人也大而鬼神之禍人也顯令人不覺練然聽焉水部面領少司空汪澄吾云徃臬山東時親案其事者有某縣二人同賈各懷金半百以徃二賈一黠一愚黠者于海上給愚者醉之刺其腹攫其金撒其尸大洋中以為浮沉不知所向矣忽風狂返流仍置尸于沙土為土人所收黠賈歸埋所攫金于床下給愚賈家云彼已遠涉天津販貨徃矣一日黠者有弟婦某氏

素盡不曉戶外一事忽為屬所憑口喃喃稱余
某賈也為黠賈某毒殺攫余金置床下稱冤稱
苦聲傳閭里間不能掩愚賈之家來廡其狀婦
復詳其說且泣且訴官司覺而勾鞫之具告如
初令取原金而金死然在遣沿江揆尸而尸亦
死然在是婦直須黠賈服罪成爰書後方蘓如
大醉得醒竟不憶前所說何事也奇哉異哉又
有潼川州某縣某孝廡與同縣某某善貸其家
廿金屢示而孝廡慳不償且出詈言抵觸某父

子呼天呪地已非旦夕孝廉乃抱病死孝廉號
近齋某家忽生一小犢臍下有近齋二字甚明
白父子日呼犢稱慶云是天生此畜以償我金
也聲傳于孝廉之子某是子為某縉紳先生婚
恨其以牛抵父為誣也訟之官某官取犢親驗
字畫明顯不能曲斷又上而訟之潼川守顧公
公乃命人索此犢細視無差亦無能奈某父子
何不得已而歸其犢于縉紳先生以絕其詛呪
訟乃已夫口金小物耳不比殺人海外之慘即

負之何至冥司以犢相償海內負人金擄人財
甚至陰操其上下手而陽奪其貨者累累無筭
冥司安得爾牛千萬以償此冤哉不知天神不
過姑顯其靈于一二而使遠近聞者脇息不敢
犯天固不能舉人間事而一一悉肅之也余並
異之詳紀其事以告世之射利傷人者無犯神
鬼之怒毋甘獸畜之賤可也

紀夢

夫夢者幻也。幻固難測。古人以夢卜所學。以夢
驗所為。左氏說夢不爽。若著龜。若卜筮。然余生
平有吉必夢。有夢必驗。不可縷數。豈余夢獨非
幻。而可測者耶。遂舉其槩次第於左。

余甲子甫入庠時。同社友錢汝瞻有文望。取天
臺先生首荐之譽。益隆隆起。彼自分是科必捷。
余以初進。姑讓彼一班。然而夢神不爾也。忽一
夕夢。棗柱花滿袖。余留上半截。而下半則為汝

瞻割去覺後余沾沾謂是科汝瞻不利乎當留
他日待我同上瞻宮也次日見汝瞻於費宮呼
而示之渠謂若果爾必厚幸也丁卯乃得同荐
列賤名於汝瞻之前與夢不爽是兆也三年前
夢神已告之矣

余同巷接壤居者百數家獨章君珍川與余兄
弟三人均在庠有聲餘名掛膠庠者不可縷指
忽甲子歲夏夕夢當街突有走馬者鑼鼓喧闐
環視千百人如堵突於衆中一馬首掣珍川去

次馬再掣黃廡兄去三馬乃掣余去相繼蹶蹶
縱韁飛灰凌空上下不可摸捉得汗乃醒是科
甲子章君先捷次科丁卯余兄弟並捷一如走
馬之數嗣後此巷捷者烏有矣夢真奇哉

余丁卯初場倦甚入牀便睡睡熟得夢乃是半
空中一墨掛下墨形差短中刻一人折桂在手
且臨牀門者久之半垂半下若舉以授余者余
出一袖捲之余覺而驚喜曰此得無墨卷先微
乎時得題入手下筆如飛午刻完稿未刻膳真

毫無阻滯一夢助余多矣且折柱非幻相也神其以象告乎

余丁卯應試南都邸中夢老蒼頭盧德者挾元寶二起而爭者約四十餘人盧拒弗與曰此余家養命物也護持惟謹傍突遇施六官人者於橋左呼余謂曰汝欲見天子誕育處乎余喜諾從道至一所宛若皇居但未覩天顏僅見御座上褚衣什襲飄然尚有半袂既覺莫知所解迨余捷後始悟二元寶者訪金也起而爭者若干

人余列名四十八也施六官人者是科第六為
青陽施近臣也天子誕育者丁卯為隆慶首科
也見衣不見君者僅舉於鄉未能廷對北也計
所應毫不爽一奇哉奇哉以是知事皆前定人
亦何必勞勞邯鄲為

余取選得孝昌人人稱說孝昌難治從來無一
官與薦者無一官得考者初欲弁而改教改地
不能也伯兄慙慙慰余曰姑為之聽若命而已
不得已而遭延至十月始赴任當初狂夕夢徐

左袖忽繙一錦爛熳可觀余怪而呼文城老友
謂曰此地安得准此夢乎是謝道士而欲成僊
去也相與笑而存之及余拮据五載與薦者七
業當陞轉余謂非守州即佐府離此苦海足矣
敢望京貴拔一夕夢前所繙之錦粲然成一衣
披我兩腋當肩更有二銀瓶相對甚麗余喜而
復告文城文城戲答曰道士其成僊去乎蓋是
時銓部已將賤姓名上

御前得允矣五載而始成一衣合一夢夕無非繙

斧先徵大出我望外神哉奇而巧哉

余自孝昌以甲午十一月某日為入覲行時送
者如堵徘徊不得就寢姑於白沙鋪陋室中假
寐忽夢家僮持一冊獻余冊前寫今上選取天
下有名官員四十餘人余姓名高列字畫精楷
又轉過二葉排列十三道衙門余賤名在中或
上或下游移不定又轉二葉則見八十九才諸
老翁生辰在焉特無姓名耳余夢中呼高奴且
喜且詈曰是冊也富貴在前壽考在後汝何不

亟報我而令我鬱鬱孝昌為乎奴隨復曰冊甫到又安得預為報也忽覺知為夢焉次蚤有遠送諸門生坐在坐與聞此夢觴余而稱說為祥不知是時春明門御點賤名已下部取選矣余默不知行十日過大梁得王貢士自京回勒馬捷報後入京晉西臺一一如白沙之夢不爽焉鬼神先覺祖先効靈之所夢如示諸掌怪哉神哉

紀日涉園

日涉園者余先中憲幕節翁所創先伯兄貞菴公所構而擴大鼎建則兩兒瑜珙也方創時僅甌脫耳構則止一堂巍莪餘亭榭橋梁臺館池塘花竹諸名園所全收者此園亦竊其一二兩兒非朝夕力也願諸園借太湖武康英德之石累山為膝而此園左有虞山橫帶如圍如屏障之一舉目而山挾四時之色無不獻狀於几席間諸樓觀庵刹游女歌兒助山之奇者皆逞以

文此園之寂似跨諸名園之勝而獨擅之矣先
中憲有近宅來游便因山取勝多之句尚宛然
列兩楹間可覩也先是伯兄弃官歸日思徜徉
於此而竟以病罷伯兄命塞猶然一措大耳官
居廿載絕無畫閣彫題繡幕羅幃之奉歸惟蕭
蕭陋室頽垣風雨莫蔽也兩兒痛之遂於園左
創風木一堂肖像輝煌子弟瞻拜俎豆不絕而
此園似為伯兄日涉之矣夫靖節先生以園為
涉生趣耳顧其五子未必皆念之兩兒所以生

事其親者借園為奉豈諸名園闢奇襲芳徒為
目觀計者哉

紀苑園

余邑兩山接翠東西湖襟帶巨麗甲東南豪門
巨姓借山水之勝樊丘為圃羅名花異卉嘉竹
怪石崇甍累棟金碧璀璨借空奪日者不可指
數亦庶幾于銅池金谷也余雅好林園顧力不
能辦此竊有感于平泉綠野奇章之石履道之
竹皆足以吞名園八九一轉眴而奪于牧豎樵
夫之手如宋李文叔所紀無一為其子孫有者
則何取一日之快為哉乃於郭外稍稍構一亭

列竹數竿蔭花布柳僅容一膝轉而小池曲水
纖鱗微介亦戲泳于波洄淪漪間較彼滕區僅
一甌脫似不足以當貴人一眇然至于朝之曩
夕之月春而日冬而霰散諸名園甲第所不能私
秘獨擅者吾園亦得以竊其緒每暇則携竹几
筐床挾故談新微吟小咏恬嬉於此差足以解
緼怡情蕩我寂寞也昔公孫僑以裘為苑而余
以園為苑均苑耳其是此而不羨彼者一也念
蘓子瞻治密散杞菊記超然臺猶不能不致愜

于齋廚之索余幸饘粥不乏而可以常保此菟
矣然前之割菟易而後之守菟難彼牧豎樵夫
且將操斧柯旁睨矣幸毋為李文叔所長嘅庶
幾此菟之遭也夫

紀史籍

書籍何始乎類出于歷聖諸賢之精神騷人墨士之締構天地精華宣洩於此其為用也弘其為器也重造化若或忌之即御府秘閣所不能歷百世而不一敗無論秦坑漢溺遭一大厄蓋嘗仰稽先武遷還洛陽時經牒秘書載之二千餘兩自此以後更三倍之及董卓移都吏民擾亂自辟雍東觀蘭臺石室宣明鴻都諸藏典冊文章競相剖散其縑帛圖書大則連為帷蓋小

乃制為滕囊及王允所收而西者裁七十餘乘
道途艱遠復弃其半後長安之亂一時焚蕩莫不
漸盡焉由晉歷隋往往諸儒補綴一二而先秦
西漢所存者百無一二自唐及宋蔓為腐語支
言家築宮牆人挾椎鑿即所有者亦書之糟粕
也夫東京之諸子唐宋之四家非不稱文翰之
冠冕而靡靡相習且不能依稀西漢語而况先
秦扒爨書之易敗而難積者無論大而天府即
學士大夫所藏蓄者非遭子孫之不肖蕩滅輕

弃而祝融氏徃徃亦隨而孽之余宦登慕陳五
嶽先生積竒書秘卷已歷七世曾徃沔叩之登
其樓塵之架上者百千簾真汗牛充棟守者曰
某業專驅蠹拂塵歲可得二十石且高閣層樓
人跡罕及近得登人云歲庚子忽遭咸陽一炬
無一簡存此火亦大竒自城外飛入城中士庶
家無不遭其撲滅而陳氏之書隨而灰燼矣余
為之唏噓太息者久之造化若有仇于書史乎
三代之後無全書而豪門宦室所積書者又不

能保其遺帙于奕世或者曰近世操觚之士口
哦手披日倩劄劄氏毀諸室者非書歟余應之
曰此徒為梨棗也者灾而非祝融之所欲療也

紀晉帖

東坡云唐太宗購晉人書有二玉以下富千軸皆在秘府武后時為張易之兄弟所攘竊遂流落人間多在王涯張延賞家涯敗軍人劫奪金玉軸而弃其書餘於李瑋都尉家見晉人數帖皆有小印涯字意其自王氏出也夫晉人書翰亦世間奇寶雖唐天子之勢力不能保於奕世之後信乎珍玩奇章世間尤物也能必無張易之兄弟等盜竊扒姑好之而亦姑聽之耳矣且

唐太宗求蘭亭帖於僧舍委嚴御史扮一游方
道人百計取之乃得及死不忍離用為殉具好
之可謂專且篤矣不爾亦為王涯張延賞李都
尉家所傳耳也嗟嗟秘府且不能終藏而况人
間哉

紀積書

天下事能見已然不能見將然能必目前不能必身後而又不能遠必諸子與孫孫與曾蓋自有默宰其予奪興廢之柄在太虛渺茫中而非淺近之夫所能逆計也余邑故大司成琴溪陳翁素蓄書家藏萬卷觀其子不睿不能讀父書悉取所蓄書若干卷盡貽門生進士楊儀儀益博學好古人也謂必能讀而守之而鄴架庶有托矣余先大夫與陳有戚曾游中丞虞山先生

之門而目覩其事者一時以司成翁為達人智士相與高之豈意楊翁死骨未及寒遭兩子不肖罄將父所遺書畫古器古跡一朝靡廢若洗陳氏所詒之書亦在廢中乃陳之孫青衿君欽明用價求售以歸再傳而明之子某年少登科書籍充棟家業益龐龐起而楊之子若孫流落為乞為奴更有不忍言者回視司成公詒書時兩氏其天壤懸隔乎以此知天之夢夢人誰能料司成翁能必其子之不睿而不能必人之子

不睿能必此書之必散而不能必此書之必歸
能近而視其子而不能遠而視其曾與孫達觀
君子當就其遠者久者孰覽之母急急為目前
計賢愚慮興廢陳與揚其一明鑑云

紀登狼山

我邑距通州百廿里旦夕商賈往來興販交易
若臂指然邑稔則出邑粟以濟州邑饑則移州
粟以助邑我虞之不無藉通也猶通之不無藉
虞也然仕宦於其地者絕少緣州邑有鄉井之
誼云余幼聞父老云劉賊橫劫中原抵狼山始
就擒一登虞山望狼山在目可一櫂而至余常
遠覽狼山若撮土然以為無甚奇也余再入臺
有兩淮之役而通志隸淮在所轄中當壬寅夏

四月始巡歷淮而直抵通州稽察官吏將士商
竈等通一淮南大都會遂久駐焉田土居民宅
舍宛然江南景繁而士大夫恂恂有禮不減我
吳風度地濱大江向為倭奴寇竊例當較武揚
威與他州邑尤要其地有參遊總守隸精兵萬
頭餉費亦倍他州邑余乃率將士往校藝會天
風晴朗海不揚波千官編錯百艇迴翔萬兵呼
擁一登狼山與海道楊君歷覽其勝不惟長江
一色諸峯獻翠要亦江以北之奇觀而南望虞

山依然又在目也嗟乎我

朝二百年來止婁江石泉徐先生當世宗末年
曾領此差我邑則寥寥無人以仕宦而登此山
自石泉之後余幸尾之且虞山在目不若婁江
去通更遠余幼所耳狼山名得陟巔縱覽而亭
樓臺館奇峯翠巘如櫛比然浮屠比丘聚而香
火者不下百人有老僧持疏乞捨余觀四壁而
有蕭條者遂捐俸三十金授以起工而老僧復
云擒劉賊此山神陰助余已具香帛牲醴謁拜

余所囑于明神者不望賊至擒之須望賊未至
銷之令此山安不搖動豈惟通之利准之利而
要亦我虞之利也遂書而紀其槩云

紀丈量

今上初大相下均田議天下無不冤之至其敗而目為罪狀以其蹏則均田實為加賦也夫有司承望上旨缺者不議減餘者必議增所增未必果餘所餘未必果增以操弓之夫毀籍之吏視賄之厚薄以下上其手而俊寡弱淺昧者獨蒙其辜高門強戶專享其利天下紛紛何能帖服乎我吳之賦獨重而我吳舞文之吏獨黠則奈何取已丈之田復議丈手議復丈者則我邑

令江夏段公也段公治虞如派荒築隄濬河按積逋完公租諸善政縷縷不可殫述只其過聽豪戶之說欲取一邑之田丈之且時當四月役耕作之民非時復畝蹂踏二麥損折非仁積災之地無故而忽加額增賦非政段不念此銳然下令計畝給予欲考成旦暮間而一邑之煩苦騷動鼎沸矣余寐不安寢呼童燒燭直書利害上陳之而段不為動余謂宵旰猶能轉移而縣令乃如霹靂奈何奈何幸段公甫就余榻余始

動色作氣苦口極說既始改容從誨下令止之
一時領弓之夫懽呼星散者不下千百人而豪
戶恨不遂計且怨且詈然亦無如我公議何他
日倘復祖其說以蠱後為令者姑紀以留一公
案云

紀春雪

冬雪與風花月等耳騷人以為美景然雪而春也猶之乎花而爛也月而蝕也風而烈也豈惟不登騷人之壇且孤農人之望余壬寅代罪維揚春正自元旦兼旬雪下連綿門外報淡三尺金陵報四尺嘉壽州報五尺矣長途遂絕人跡寒冰慘裂幾墮人指余以重裯綉褥羅帳貂裘飲醇擁爐尚不免于寒氣颼颼彼飢人在戶征人在途囚人在囹能必其命托余痛之不能槩

有濟也。府縣輕囚薄罪，獨不可赦而釋乎？乃下令釋免者若干人，通行各道。府釋免者又若干人，江以北笞徒而下為之一空。夫罪人出之柙中，無論其飢寒若何，而一夕得與家人父子相對，溫煖挾纊矣。但老農云：春雪召兩害，苗非澤國所堪，不止無衣，且慮無食。非若區區囚繫者，可片帟釋也。人其如天何？誰召此殃而大江南北歲罹水災乎？豈宦官陰類也？陰霾之氣衝徹宇內，上千天和，天欲降割小民，以警動王心乎？

乃貂璫反以雪為瑞且上章稱賀即天其如涓
人何

紀敗園

余郡縉紳徐少浦諱廷裸官至少恭原籍委江
遷居吳郡向以性傲不諧于鄉素為鄉人側目
雅好園林于蘓城覓一廣地累石蔭花種竹亭
榭沼沚樓閣之勝冠于吳中而精巧纖麗足壓
諸園即弇州猶讓焉每早則命數蒼頭掃枯葉
驅敗株拂苔蘚客入不能容一唾守者甚苛非
得阿堵不與入主人每至如登金焦履武陵溪
澗間而佳木美竹等即華胥蓬萊所不能兼也

會素不檢蒼頭其子太學又貴介不諳世務遇
孝廉陳某陳以少年氣高猝受辱于其奴勃勃
不能下孝廉之弟青衿士也復相與愆之往愬
于少浦父子倘父子知衆怒難犯少年之氣未
易平亟提惡奴面治之以洩其忿或可以免旦
夕之禍長守北園也乃辭以某家素無北奴仍
盛氣待之孝廉兄弟益忿忿遂挾閩郡同輩生
五十三人共率家丁幾百青衿生復呼同袍百
人擁入園中數十年朝夕所累所蔭所結搆者

一時毀拆糜爛無一存園無半丁相守祇見亂
瓦殘磚榛莽丘墟追思昔日之景化為烏有
行路無不掉臂而入徐父子退避不敢出兢兢
保其房閨足矣而邑令鄧君猶恐激變復擒其
奴擬配者六人一時人心稱快而余過滁陽得
太僕常君言甚詳相與嗟吁憮然曰孝廉橫至
是哉徐縱平日不法罪不至討及其園惜乎數
十年主人之辛勤墮廢于一旦即其奴無善狀
有官法可懲即其父子不達有正言可撞何忍

恣睢暴戾毀及薪木至是哉且吳下敝風動則
擁衆陵鏢似襲葛賢故智儒紳不當效之以此
反而思之人何苦營營為目觀以動人詬訾耶
吳中名山勝槩不止一丘一壑提觴挾盃拉一
二故人相與徜徉為歡儘可自適此天地間所
自有之景非人所得予奪又何必銅池金谷誇
勝一時為哉且吳中士大夫家墮廢成業墮損名
檢徃徃起于家奴怙勢余又以為一減一獲赤
脚蓬頭聊充役使足矣何必鮮車怒馬藉彼氣

勢為執余不面徐少叅聞其名久矣倘此園為
陶氏日涉為司馬氏獨樂雖百孝廉吾知免矣

紀陳社

余邑二陳先生後獨太湖君以貧豪於鄉結納多名流姻聯皆顯宦子某有異質足世其家太湖君延名碩羅俊彥為師友與其子一霄九萬蓋旦旦望也余同里韋生福謙楊生學詩繆生同祖秦生五麟朱生利賓方總角並有奇稟聲隆隆在里閭間為時所艷羨鄉達先生首屈指韋揚曰吾虞繼文靖文懿起者必兩生也蓋兩生尤卓絕邁衆云太湖君覘一時無出五生右

者悉裹幣陳錕羅致於門命厥子結為六生社
同學生耻不與選者望之不啻龍門每旬日一
就試延守堂繆先生北虞邵先生典文衡豐席
款贈悉非常格謂鴈行六生必並奮天衢青紫
取若拾芥不一載而秦早世矣若韋若楊若繆
若陳先後入庠俱有聲年未三十次第謝世去
朱僅終其身為學究而年亦不永是太湖所羅
致門下士與其子悉入鬼錄無一享遐齡登仕
版者昔所忻慕艷羨之口俄改為唏噓嗟悼之

聲事亦可憐可怪哉諸所擯弃希登龍門不能
入者蟬聯取科第以去而余兄弟亦在所擯中
嗟乎古稱王廷不壽李賀無年尚名垂青史炳炳
不磨六生聲不出閭里而天折困頓乃爾士何
必沾沾蚤有譽哉且陳之物色人真皮相乎去
裴行儉遠矣

紀五悲

余繕冊連水株守孤院中長夏悠悠清宵耿耿
若老頭陀行境且代

旨未下簿書填委所望以解我抑鬱冀有好音
相慰差可怡愉旦暮乃於旬日間五報沓至皆
拂情逆理悲苦愁嘆之事豈月建不辰逢此慘
毒耶初則周郡伯朴責常熟一生致各學子生
鼎沸乃以各學之事獨累一邑又以生員之事
殃及童生二百年來未有一科不入闈不入泮

者而部覆閣票遂下禁錮之令使常熟獨遭奇禍余有諸侄可閤有一弟可泮皆在禁中三載辛勤與攘臂之夫同罪而共錮之可恨也其二則余弟以載方遭鼓盆無室無家已自不堪有二健婦藉以鉅針且賢孝超常足稱琬兒良配忽五日不汗死矣致使父子並瘞冢室淒其兄弟之戚亦余戚也其三則余同谷同臺之徐元虛恂恂長者與余莫逆徃辛丑秋各領差出都相與握手言別嗣後書問不絕受諾必信真稱

異姓兄弟事甫竣而竟客死于途使臺失端人
余鮮良助能勿悲哉其四則總河曾景默先生
其人素長者同事地方筆札交往謙冲虛己藹
藹款款宛若世交且其識量弘遠才猷卓越全
河可望其平成甫就輿視河出輿入舟猝爾長
逝矣驟聞之不勝痛悼方食而為之廢筯其五
則中書沈立吾余同里交厚者年壯而豐願偉
貌生平絕無微恙方赴席歸離騎入戶而閉目
不言哭聲震動矣驟聞能勿驚悲且其親老妻

少無子無家孤魂萬里誰返故丘為之轉痛此
五悲者間值之猶令人難堪而于旬日間疊疊
疊至皆增客邸之感傷淒楚閒寂中誰堪此惡
境也嗟乎天下事未有不由小致大由微成著
者孫生入院一事甚微乃觸

天怒禁錮一邑郡伯素心明爽安有千人聽考
之日而以十朴招之罪不獨在青衿也若諸公
之突爾遭變在呼吸轉瞬間又以知人生如浮
漚聚散若駒隙彼挾雄心霸氣而妄圖百年計

用以牢籠人世者視此而于名利得喪亦可澹
笑矣

紀家督

余儒家素乏世督即我兄弟倖取科第後竟得
蒼頭數人多饕餮酒食計錙銖乾沒為身家計甚
且有掉手不顧其主而負托去者獨僕趙科不
惟余門之此即通邑官族不可多得不幸未老
而死失吾一臂為之太息悲淒者幾年于茲用
紀其素行以告來者且可勸世云科字子才原
籍玉峯兄弟俱充縣書妻朱氏係文僖之族世
皆未為人僕僕余者科蓋無聊於玉峯寄食于

常熟遭歉值饑不得已而入我門為身命計也
科能書初留書室中供書寫見其小心敬謹畏
法知耻語語皆道義士人不逮乃始托之初止
托文史幣帛久之以弟捐錢穀公私出入無不
科是委科之初托也同儕害其能甚且以飛箠
大盜為謔者又以無藉積棍為說者余笑謂謔
者曰若不知科矣且不知爾主也爾主雙眸何
在而用大盜積棍乎余每歲租金房金及甯州酢
餽遺金亂投于科默記其數而科一一毫髮不

爽初以為歎我而守法也又佯失記幾項用以
觀科科驚對余曰某金某日付者奈何忘却耶
余又以為疑我而守法也甚且恣其出入積久
而查之井井不爽毫髮每舉大事成大婚構大
工張大宴省余費半錢為快余屢上春官屢入
山入庄入蕭寺拉友呼朋為估俾計而毫不以
家事累心者恃一科也先中憲之喪所費千金
會吊者幾千人而喪事匆匆哭泣之外不以煩
余周張者恃一科也人之資穀粟求應援課國

稅不以勞余辭者恃一科也即其所私極口
唆其乾沒少許為身後計科怒而辭之曰若等
曾見我在崑時及初入常時乎幾餓死今得一
盂好飯足矣何忍撇此而再入溝中耶余窻外
親聞之嘖嘖以為士人難能心益重之其大節
每遇婦女妾媵輩出則側身急趨避之從不敢
仰視一人謹密小心即嬉笑不聞於中堂而一
段廉介雅操似又非士人所能余曾於衆使勞
金內分少許以旌之科佯受半日至薄暮反余

謂若等勞勞辛苦所得令余坐受之不安且令
多人暗詫也余力給而力辭之似有以此汗及
其名行者余窘庾歲收幾千石悉聽其掌管佃
有以鮮食私獻於科科狂叫而吐之必投所獻
於水乃已且云爾汗我耶爾汗我耶比收其米
倍苦之以絕他佃之私獻者佃多稱之為鐵面
鐵面云即有計及佃戶升斗余從旁止之曰是
可免乎科以為衆指此為例免一而例且十矣
即主言不聽其奉公如此余六上春官每往返

半載回檢其家政井井即徐孺人私欲收一錢一帛一粟一布非奉主命不與曰寧夫人罪我專毋使主人罪我擅也雖糠粃薪木毫不以入私室余念其忠勤比衆六重賞之且却且受若以此為浼已者余入臺留京命科復入大宅主門內事時已患目不能視夜半披衣強起手摸諸鎖鑰無虞始帖席及一死後而余積半千之酒器盡為惡奴縱賊竊之脫科在當使一草一木無恙而豈便喪我厚積耶緣其人宅心平制

行潔且知足知感知道知法其身後無半百金
之貽而他奴更有身及千金者視科何如人也
余為之經紀其葬且一子而行多不及其父姑
存而教之母令忠良之僕後便泉替科而有靈
當祐其子持法不二心而科亦不稱死矣嗟嗟
科隨余廿有七載歷年久矣無一事不愜余意
咨嗟懊惱從不及其身方期長壽以永藉其力
為諸僕之倡乃不待余還而竟溘然長往也余
於科也能勿悲哉能勿悲哉時巡及天長思科

而紀此壬寅子酉冬十有五日也

西臺漫紀卷之六

搶榆子海虞蔣以化仲學甫著

紀怪穴

天下事有寒必暑有晝必夜有陽必陰有常必怪無足異者第怪異亂常之說或出于浪傳巧飾以新耳目聞見為快者不敢信耳以溺于妄誕不經至有訟及官府罪成爰書為一方耳目所覩記者豈變異拂經理不必天地有語不必千古道出於宵臆意想之外者固間出人世哉

世傳... 卷三十一
余邑袁君養冲令烏程烏程某鄉有地畝許歲
歲藝禾不長蒔麻不生時聞地下忽忽有聲衆
怪而疑其藏也并力發之土下有石石下有棺
極重難舉衆遂以鋸破棺棺有少婦尚能言語
起坐旁列金爐銀瓶鍾缶卮豆珍玩森列身裹
錦褥所卧墊席亦銀絲織成宛然王妃飾也少
婦合掌呼佛對衆云勿殺我留三日去矣衆益
稱怪急以鋤擊殺之今其財有未令者馳聞縣
官袁君大異之親詣其地驗其屍血痕尚留膈

間遂按法置衆於辟藉其財入庫以原棺收其
屍葬之奇哉怪哉神乎鬼乎儒乎釋乎問官招
詳甚悉且經多官參駁尚莫曉其故余安能坐
而竟之哉袁君入覲親向余言至今大辟尚未
結云余反覆忖之豈隋唐梁晉間王官貴妃抱
不死藥為殉既葬乃甦耶第不知何代何氏耳
聊紀此以當一抵掌

紀怪木

今上乙酉丙戌等歲宮殿門宇一燬如洗勅川
貴督採大木充用與採者勞苦萬狀貴陽別駕
王君諱某余戚也當事者委解諸所採木王薦
行君子兢兢以未稱厥職為懼得木驗後有二
木圍可廿尺長五六丈許同驗徐揮使善識木性
呼此木為鐵脚楠極難解王初疑之果行四十
里外二木水中唧唧有聲王親聞之知其神也
亟令人防護束縛惟謹行至黃河忽於幫中瀉

出飛走三百里沉於海角泥沙中不起王急索
之乃為文遣祭云汝供上用可梁可棟否者為
爨為薪不貸汝夜夢二木來訴某不隨衆木行
可駕舟相送王不得已覓四舟往載而二木起
矣後竟安流入灣異哉奇哉神乎怪乎此木不
過世間一材必為隋梁魏晉間物無甚傲霜霰
停雨露風雷所侵蝕日月星辰所臨照寒暑經
歷不知幾歲月而人跡所罕到之處虎豹為侶
熊羆為隣魑魅魍魎所狎聚而羣嬉於其下者

又不知幾歲月而木所繇神矣向非王命赫奕
官威隆重操斧柯者不能入其尺寸夫安得不
為怪為崇如王所云卦第不知此木入工師手
為柱為梁為椽為桷若何而木果有神幸善護
之無為祝融氏所燼而勞苦遠方官民為也余
於神木有望云

紀異犬

楚昌地固剽悍其間非徒烈女節婦孝子才人
相繼而出即異類亦富而多戀舊念主豈九嶷
環水之靈異不獨鍾於人而且及於物而土地
賦我余辛卯例當入覲先遣女奴南返矣空街
址上留一犬徬徨余憫其喪家無依也命庫吏
收養之吏從命呼之不出擒之不出持杖逐之
復不出余所留者空櫝中僅僅案間簿書而已
犬覘其當守也張牙噬吏吏不得已封其闥借

一隙拋食療之余往返半載而此犬戀茲六尺
旦暮防守不懈不以吏廚濃郁易我空齋消索
耳余返衙犬覩舊主搖尾相向如舞每見一人
則俯首投地若叩拜者嗟夫犬一賤畜耳主人
非有厚恩相結而念其主歷寒暑不渝彼僕夫廝
養具鬚眉之態為人主人多所眩矇而於離合去
留久近之際不勝叮嚀告戒旋反眼而妄意其
藏者何限即不然亦掉手而聽其暴腮甚至有
下石墮井甘心於其主者視此犬寧不賴此犬

天奴一賤隸耳彼擔人爵尉祿者朝燕而暮素相
示指天日者翻雲而覆雨使此大有知必從旁
噬嚙之矣余非為賤人貴畜之論人性雜而物
性專雜則何所不至哉噫嘻專乎人當勉矣

紀怪卯

余青衿時偕季弟達庵與友生李子成子瞿子
雲海以紗清蕭寺雅靜借寔於此朝夕相與淬
礪攻鉛槧外惟與村叟鄉氓揆時數節而已一
日鄉中籍籍稱某戶有怪卯往觀者如堵余亦
拉諸友偕往細詢之老婦向余稱說云有子數
歲就村塾每午歸必向余索啖一日母雞方生
一卵余命之可取充啖也兒取締觀鷄報云卵
有楷書二行云曹夫起心一生辛勤枉爾生余

同諸友取此卯細閱之字畫精楷若鐫刻者然
即文太史筆不是過相與駭而怪之未幾而本
家茅茨盡遭回祿或者其兆云夫天下一日卯
生不知幾億萬造化秘巧乃洩於此即人間回
祿非大灾異胡吐怪獻奇乃爾余終莫解其故
矣此余所目擊親驗非出好事之口觀者勿呼
為勦說云

紀怪石

楚沔陽陳五嶽先生諱文燭以南京大理卿罷歸罷之故則以乞石齊庶人為南臺所刺也齊園中有一石長五丈許玲瓏竒壯秀麗瑰怪而質亦厚重必隋梁間物也先生愛而求之不能出金川門乃毀其門用千丁拽出呼聲徹百里為南人所側目方攜石時園丁長跪請曰此非凡石似難搖動每見丙夜光怪燭天或者神物護持乎而先生不然也果舟行至采石夜半狂

風忽起舫人起視昏黑中嘈嘈有聲群石安流
不動而此石竟沉江底為魚龍窟矣奇哉異哉
余涉襄過沔曾游五嶽先生之園見其五山排
列像五嶽中巖異石多未元章父子黃魯直所
題而不質亦剝蝕於風雨露雷如虬如龍不可
名狀他奇葩異木稱是而園可吞并州八九矣
即余所觀記亦世間鉅麗偉觀可比於銅池金
谷絲障錢埒之地此可無俟他求者夫安能以
一人一家之園盡天下之奇麗悉羅致之為悞

扒姑無論怪石為崇即造化終必姑之第不值
理卿尊官為一石所敗也先生有聲梁楚間所
刻二酉集為世珍玩園特其贅疣云

紀怪虫

我虞兩山相峙松柏蒼翠如屏如障歷幾百年
來虬攫眩怪干霄蔽日惟松尤茂風發而松颯
驟濤月皎而松陰漏白雪積而松寒凝玉松之
不受變於風雨露雷也萬木讓之矣松可蠹而
啣也孔子後彫之說何為哉歲已亥秋非卯非
胎忽陰霧中墮長喙異虫蔓如蜂蟻齒鋸色黔
不可名狀當其在松也據梢嚼葉颯颯有聲松
漸彫謝兩山如洗余先隴俱受其害孝子不無

松楸之感曾命童子捕之愈捕愈繁若神鬼之不可驅也山人且有穰之不免者松死而一朝忽化去豈天禍松而顧疫之哉父老者羞皆云二百年來不聞松之受噬如此俗呼為松蚕云余謂凡物皆有蝕禾有蝨書有蠹李有蟪未聞松有蚕也松不受變於歲而受變於蚕以松之堅而蚕為厲也豈余邑少年狼貪無故嚼人貲財結黨害為邑之灾豈松乎蚕乎為之兆乎

紀山西大同古寺前有一鼎曰鼎耳生一輪
樹大如碗根浮而枝葉扶蘊過者奇而玩
之

夫鼎金象也金必剋木木火仇也火必焚木五
行生剋天地陰陽之常故木栽于土土燥而木
猶不植未聞木從火為生金鎔于火火烈而金
猶不固未聞金相火以滋木如大同寺前鼎耳
之木則似乎木不附土而反附乎金火不焚木
而反滋乎木五行背而陰陽逆六合之內固自

有亂經拂常而不可方擬者至於此即造化亦
不得而擅其權矣余親聞京管王懷老而懷老
督撫大同日曾親覽過者夫木何從生鼎豈豈
飛鳥銜墮而浮附之乎理或有之木方扶蘓異
日翁鬱蔽蒂皆不可知而此鼎晝夜香火焚焰
豈木反藉火為生趣乎理之不可常者類此而
腐儒徒執經畫一以為萬無此理噫嘻此鼎固
依然在也豈遼方廖廓非中原太和景界別有
天地乎則非余所能解矣

紀壽

余荷天地洪造虛生此世叨冒有年追憶先余
生者落落如辰星稀矣竝我生者十去其七矣
少余而踰後生間亦化為異物矣壽固難言哉
古人置壽于五福之先而天保詩人必以南山
岡陵日月松栢等為誦君諛詞夫亦重念夫君
福所先者莫壽若哉余壬寅奉

命巡淮得南關榷稅使者楊公九山同事地方
而九山君固海豐太宰二山翁之從弟也其怕

恂有道士平余首詢二山先生壽幾何渠云年
已八十有六尚矍鑠健飯膚革充肥而步履矯
強其母太夫人年至百一歲而謝世當太夫人
百歲時有女歸寧年已七十猶稱少女為鄉人
所艷慕則二山先生之壽蓋自其父母兄弟已
然也王弁州稱閩之林氏以八座為恒調以八
裘為小羊謂南安公年享百有四而其子少司
徒應亮亦八十餘父子華髮掩映較之楊氏差
勝而母以百歲女以七十六希親執堂玉存之

以見世自有難老之人而要之非其先世所培
即其德厚所召彼晚近世哓哓輕薄士取一切
彫縷之以自喪其良夫安能倖取于天而今其
長歛世哉豈謂壽難言也壽難言也

紀鬼

鬼神之事寧置之不言勿置之不信不信則且有鑿鑿可據者聖門何常說無鬼無神直不用以垂訓姑置之不講耳余門有一客姓顧其人儉嗇起家一錢不捨中歲產稍贏用八十五金典昆湖先生後房一帶棲住而此房則昆翁平日書札往來所也顧君方入此居不半載壁土未乾亟欲轉典與人弃之若敝屣外人且譁然相傳云顧一晚陰晦獨坐室中忽見昆翁首戴素

巾身穿白褶從內出意若與顧君相揖而罷竟
從容緩步走傍廳事遣僮焚而去顧驚以為此
屋不祥乃爾遂秘其說急議遷去余聞之急索
顧君面問渠不敢隱悉吐實以告其後顧仍活
十五年而止南科長爵齋杜君先大兄任廣平
與伊交厚余近叨兩淮而杜君謫廣陵二守相
與甚得敷世講云一日偶談他事自稱膽氣不
壯余謂其批鱗犯閹壯夫所難渠稱年方十二
時曾隨太夫人往哭舅氏喪太夫人哭時舅尚

未入棺而爵齋親見乃舅楚楚衣裳站立尸傍
又與一同事者相牽而去且稱某為余甥而杜
時昏倒卧地太大人駭而抱起得無恙且其功
名富貴綿綿方未艾而幼乃見鬼以此二事皆
余所親得其說者杜舅吾不知其何如人而昆
翁之文章節義世所稱為景慶余必以為死後
化為碧而終不免登鬼錄乃知人之英氣未散
亦安能便冥冥直赴夜臺乎但幽明兩途偶為
人所覩而修短各定終無害耳晉于令叔嘗作

無鬼論及見父妾葬十年猶出之壙中尚能言
泉下事以此悟及幽明之理乃作搜神記三十
卷其後阮瞻亦執無鬼說而親與鬼西州吞相寒
溫鬼蓋欲露形相示以破瞻之疑而瞻遂信焉
朱晦菴先生謂人之精氣未散散則并其鬼亦
消歇耳彼諸人之見鬼者其在未消歇時乎此
足破千古疑矣

紀鳥

余離我虞而赴廣陵也已半載矣東巡七十日
復歸舊院時溪夏炎炎堦前徧插蘭茱荷榴而
圖書彞鼎名卷佳幅錯列於前時聽黃鸝亂鳴
啜新茗藝異香而金山新汲不二三日而臚列
亭下矣午前潦倒簿書應需尺一間則臨河面
客舉觴接席人見之以為逸境也乃中懷鬱鬱
視數椽若錮恨不便解綬插翅以歸顧其中有
難處之事難調之人難詰之案纏累曾次即家

政冗冗亦自糾紛而未必仔肩若此也余因而
觀一鳥之不如為之長嘆息焉此鳥產自隴西
唐人呼為綠衣使者其毛羽色澤離陸可掬也
其能言善語睨眈可聽也其知人名人睿黠可
愛也且水食充斥聽其腹果而無啄搏之勞也
其涼燠保愛而無辛荼拮据之苦也其鳴宿自
如而無密羅弋較之虞也乃其視一架若阱每
覩飛鳴過者不覺颺起狂噪初至一日不食再
日不鳴五日不寧稍稍安息而間亦跳叫不平

度不能久馴之第此鳥安然架上無殺羽勞神
而時懷去志矧余晝日旦暮能寬衷適志怡愉
燕寢乎即所衣錦綺不如緼袍布被之安閑也
所食鮮奇不如藜藿菜羹之從容也車從喧闐
不如肩輿徒步之坦率也肅酢交際綽有餘用
不如不與聲折之為逍遙也此鳥哀鳴數次若
覲余釋者余悲其縲紲拘繫神之不王一朝解
其鎖鑰聽之去此鳥不虞其遽釋也亦稍低徊
於其旁頃則高飛颺去不知所歸徃矣余業此

官不知何日何時解韁脫鎖釋此負累亦若此
鳥之摩天空而遠舉乎嗟乎嗟乎可以人而不
如鳥乎

紀硯

余邑景言陳孝廉先生一生無別好獨好古硯嗜硯不止飢嗜食渴嗜飲病嗜藥偶遇一硯當其意即解簪脫珥不購不已此得非古之錢癖馬癖左氏癖嗜痂癖類乎昔米元章遇美石不惜下拜陳孝廉之于硯也得無類是乎玆計孝廉一生所積硯約二百許果有絕奇可愛者惜乎身後一旦散失無一存也余止欲得一二硯以佐翰墨然溪山有寶竟無心於寶者得之要

未可以卒致而倖獲也先得何長史一硯出價
廿金此硯名十仙梓堂鄧先生所鍾愛鄧氏子
孫欲貨以為梓堂葬資入長史手視之如卞玉
然佳而稍拒墨余姑存之而非甚好也繼婁江
曹孝廉知余好硯捐斤金購一佳者緘寄幸不
拒墨而宋去今年久且出之壙中殊多剝落非
全玩也再則文菴凌金吾遠惠一硯舊而未剝
奈何襲鄧硯之病不免受墨艱乎壬寅春巡及
淮上而閩中座師紫臺陳先生遣其子來視余

出一帖為贄有宋硯一行余以為彼姑美其名
覲余受耳能必宋扒堅却之既而陳公子從陸
歸苦行李煩復持此硯送稱此硯家蓄三世矣
不能却之置之案頭補試一筆前病盡除而聲
清質膩真如美玉之不能瑕瑜為宋無疑余始
愛而珍之豈余出陳先生門下而此得其衣鉢
乎向非陳公子畏從陸之艱此硯仍為陳氏物
也視前三硯其美更勝什襲以藏用垂世等
之為天球云夫既以慰余數年覓硯之心而

無負陳座師遠贈之意余好頓釋非若陳孝廉
先生孜孜焉癖在一硯為也先生以毛詩魁南
畿第一人而邑所傳好硯者獨歸先生而先生
之名賴硯以永熒則硯其亦有助于先生也哉

紀扇

吾人具血氣心知之性自功名道德文章之外
誰澹然漠然無所好以寄其情也顧好山水者
勞跋涉好酒色者搖天真好風月者偏游蕩好
花木者動畚鍤好馬者蹶好歌者俳好食者饕
好阿堵者鄙一溺于好而害隨之余性好古而
猶偏好扇以其卷舒自我行藏自我非山水而
蒼翠在非鳥雀而飛翔在不勞畚鍤而四時之
名葩異卉獻妍於左右不事登覽而山亭水閣

名園幽館橋梁道路往往在吾撫掌玩弄間且
騷客名士吟咏揮洒面面若覩其人而與之談
笑更炎炎蘊隆而微風搖蕩亦足以當消暑之
澤自隆冬而外詎可一日少此君哉余愛而蓄
之甚富不惜重價購之即數年游宦未嘗一日
不挾以隨彼當其鬱抑焦勞湯盪神苦思時開箴
縱觀真足以解愠而消煩扇又吾良友也登其
教而善吾藏之吾於此友也終身而已矣

紀數

至和二年成都人有費孝先者游青城山訪老人村壞其一竹牀孝先謝罪欲償之老人笑曰予視其下字云此牀以其年月日造至其年月日為費孝先所壞成敗自有定數子何以償為孝先知其異乃留師事老人授以易軌革卦影之術後五六年孝先以此術致富出東坡志林康節先生視一扇嘗在某日午時壞當午時將飯先生猶執此扇相視夫人向呼午飯致不入出而

取其扇立碎之先生笑曰數蓋如此乎與費家
先之牀相類余並紀之夫一牀一扇小物耳自
有定數國家之興廢人命之修短與一切利害
得喪成敗賢愚貴賤及方禍而即福方予而即
奪非造化之牢籠人世此數一定智力不可趨避
鬼神不得更革君相不能轉移亦何不知命者漫
欲僥倖于此數之外亦見其愚而拙矣然則數終不
可挽乎孟子曰天壽不貳修身以俟之所以三命也
命立而道在我矣數非所知也數非所知也

西臺漫紀海虞

蔣使君之所手編也東隸在部得
卒業焉喟歎曰淳備哉使君之
為是編也能頌史也能徵世也能佐
治也往牒之紀述若存若亡閭巷之
謳吟若藪若信筆札之捃括或至

予影蛇足了非實錄則奚紀之足
云乃使君以西臺執汰暫息江湖
倦烏廊廟之想未嘗一息少置即
耳即目腹存手集命之玉管遂令
山陬海澨與金墮石室齊耀几席
塔嗟與蒲座都俞並廢耳目馳驟

與華衮榮腴爭善東海有孝子者
客於燕十年寢食身親焉堂構像
親焉賓客遊嬉先親焉親曷客哉
之而親所寢食所堂構所賓客嬉
游子之燕以也東海以是孝其子弟
觀使君是編有善必書必實錄搜

不入冥廣不及肆婦人女子耕夫野
老可歌可游可弦可誦上以佐

聖天子簡書之慰下以示四海九州之風
遠亦可以俾縉紳學士之採擇使君
即東山翠微間乎何嘗不踰翼
樞宸左史右史之列耶東故曰淳備

哉是錄也即今

龍節至止風清化洽商便而馴民歌
而舞即古圖史所陳茂以加焉猶
然以是編為可風可永佐其仁惠
之萬一輒不自居乃言漫紀嗚呼一
以頌史一以徵世一以佐治猶曰漫

紀則蘭臺龍門何事哉職承下風
不敢虛使君之美敢不珥筆紀於
末簡岢

萬曆癸卯夏屬下兩淮運使會稽
祁汝東頓首跋